

# 真情不舍人白头

张蓬云

后,他又走进了沈园。巧的是他正好看到了唐琬夫妇在此饮酒闲聊,而唐琬也看到了他。此情尴尬,进退两难。

聪明温情的唐琬对丈夫低语几声后,走到陆游桌前,并送上酒肴。她说了什么,他问了什么,没有记载。可有人说,这还用说话吗,目光相对,全都有了。稍后,唐与赵便离去了。陆游端起酒杯,真是饮酒无味,佳肴淡寡。心中怅然,一股对前妻的别情、思念、知错,各种杂味相混涌上心来,“红酥手,黄滕酒,满城春色官墙柳。东风恶,欢情薄,一怀愁绪,几年离索。错,错,错!春如旧,人空瘦,泪痕红浥蛟绡透。桃花落,闲池阁,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。莫,莫,莫!”一曲千古悲叹,被诗人挥洒于园中墙壁之上。

有一位南宋文人陈鹤,在他的《耆归续闻》中记载:“余弱冠客会稽,游许氏园,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,笔势飘逸。”说的是他年轻时做客绍兴(今地名)到过沈园,还看到墙壁上的词作。这就证

明陈鹤亲眼所见《钗头凤》原迹。只不过那时“沈园”已经易主变成了“许园”。过了二十多年,这位陈先生又去“沈园”一游,他又记道:“淳熙间,其壁犹存,好事者以竹木护之。”这里的“淳熙”是南宋孝宗的年号(1174—1189年),是陆游五十岁至六十岁期间,墙壁上的词句仍在,还被“爱心”的同情人给保护起来了。

据传,唐琬上次与陆游不期邂逅,等她再游沈园时,就见到了陆游的壁上词句。不看则已,一看勾起心伤。于是,她深情并悲伤地奉和一首《钗头凤》:“世情薄,人情恶,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晓风干,泪痕残。欲笺心事,独语斜阑。难,难,难!人成各,今非昨,病魂常似秋千索。角声寒,夜阑珊。怕人寻问,咽泪装欢。瞒,瞒,瞒!”从此,她郁郁寡欢,不久便抱恨病故。

爱情的悲剧,也给陆游毕生造成

不可平复的创伤。心灵的伤痛,悲悼之苦情始终于怀,他写了许多首怀念前妻之诗。当他75岁又到沈园,就写出了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《沈园》七绝二首:“城上斜阳画角哀,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“梦断香消四十年,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,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”诗人是多么想念曾经的爱妻啊,他看到了“桥下春波绿”,觉得又见到了故人,可这不是喜悦,而是“伤心”的回忆,“曾是惊鸿照影来”,幻影一空。为此,当地人把此小桥称“春波桥”,也称“伤心桥”。

此后,陆游凡是到街市行走或闲散漫步,只要到了沈园,必进去看看。

沈园仍在,春波桥仍在,放翁与唐琬已远去。情亦在,爱亦在,棒打鸳鸯势莫在。如果,您去沈园一游,伫立春波桥头,您也会品味这字字句句,唉叹一声吧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贪婪是一种病态,它能够摧毁人们的精神和道德。——纪伯伦

济南人周密(1232—1298)客居吴兴(今浙江),做过义乌令。他在著作《齐东野语》中记载:“放翁晚年居鉴湖之三山,每入城,必登禹迹眺望沈园,不能胜情。”说的是步入老年的陆游,每到绍兴城中“沈园”,不想进这伤心地,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;而一走进它,心情总是“波涛涌动”。就在诗人去世前一年,已84岁的他,路过此地,还口占一绝:“沈家园里花如锦,半是当年识放翁。也信美人终作土,不堪幽梦太匆匆。”花园里的花草草啊,是不是还有一半能认识我吧,另一半年轻的花草,你们就不知我是谁了。情对花草,言也动心。唐琬已死44年,他也行将入土了;然而,仍是“犹吊遗踪一泫然”,对唐琬坚贞不渝之情永不泯灭。

陆游20岁时与母舅之女唐琬结琴瑟之好,婚后“伉俪相得”。但陆游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,终于在婚后三年迫使这对小夫妻离异。此后,唐琬改嫁赵士程,陆游也另娶王氏。人常道,眼不见,心不烦,日子也就这样日出日落,春绿秋黄了。谁料到,陆游31岁这一年的开春,他踏青闲逛,先来到禹迹寺,此地南望就是沈园。之

## 读书和小说联播

隅人

上小学时,开设了阅读课,受其影响,我的课外书阅读量也增加了。当时,电台有“小说联播”节目,这就常常与读书形成一种互动。

比如,某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出版后,我们就可以一边阅读,一边聆听电台的小说联播。著名播音员把小说

文字变成生动传神的有声形象,到了听众的脑海,就成了生动的音画。一些本不爱读书的同学,也因为收听广播而喜欢上了阅读。每到小说联播时间,我们都会早早准备好,放下手里的一切,满怀期待。遥想多年前的收听“盛况”,堪比如今球迷观看世界杯赛时的壮观场面。

除了电台有小说联播节目,在我们小学广播站,居然也有同名节目。我的姐姐品学兼优,佩戴少先队三杠臂章,因为嗓音好,还担任了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。每到大课间,姐姐便通过广播站的话筒,朗读长篇小说《欧阳海之歌》。她的声音传到了每间教室,至今想来,我都为姐姐骄傲。

## 购藏印谱和老照片

章用秀

寒斋藏有《残泥砚斋课印》《竟庐课印》等多套原拓印谱。有一本《白石印影》乃书法家张谦遗物。其后跋曰:“仰古斋书肆主人段君得白石先生印痕初拓小册示余,展读一过,爱不释手,双钩故技,拿出一试,遂成此册,亦聊供私人把玩耳。庚辰夏日,张谦。”此册印拓系张谦用朱砂钩得。

我自幼钟情篆刻,喜爱印谱,因囊中羞涩,开始只是集存印拓。以印章盖成印文,即为印拓,亦称印蜕。印章原物不易得,钤盖一些印拓收存起来或作为治印参考,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如前所言,我因笃好金石篆刻,故早与印拓结缘。记得13岁那年,天祥商场四楼有一出售古代铜、玉印的专柜,我无钱购买,便常到

那里欣赏。一次,我带着印泥干脆将那些印章全部盖下,有位老售货员一个劲儿地冲我笑,见我有些心急,竟帮我钤印,我因此得出土古印拓30多枚。

我有三本印拓小集,取名《集印》,专收名家印拓。耳闻某人有哪位篆刻大家作品,征得主家同意,将其拓下,贴在我的《集印》中。天津有位鉴藏家藏有一对齐白石所刻印章,一方为白文印“李宗弼印”,一方为朱文印“佑宸”,颇为难得,我登门造访,亲自钤下这两方印。先伯父邦宪先生是位学者,其数十方自用印和闲章多为民国印人王长荫所刻,且有元押两方,我亦将其拓印下来,收入《集印》。

我收集最多的是天津印家作品的印拓和他们的

原拓印谱。这多是他们刻就一方印后立即拓下而特意为我留存的。20世纪80年代初,张牧石先生每刻一印即给我钤一印蜕,并为我粘在一空白印谱上,在印谱封面亲题“师倦印章”四字,内有张先生为俞平伯、程十发、吴则虞、吴玉如、黄君坦等人刻印数十方。除此以外,我还留有冯星伯、蓝云、徐岷龄、华非等人的印拓。

治印名家齐治源先生不仅自己刻印,还遍寻南北百余位篆刻家为其制名号印。遗憾的是,其藏印在“文革”中悉被查抄。当我得知那些印章在落实政策中发还一部分的消息后,将齐先生残存的几十方印精心拓印两部印谱。其中,仅寿石石作品就有41方,还有王福厂、童大年、朱其石、叶露园、齐白石、容庚、金禹民、宁斧成等十余位名家刻印。齐先生亲为印谱题签。

购藏老照片和老相册也是我的一大嗜好。40年前,我在书店无意中觅得一

部民国时期二我轩像馆所摄西湖风景影集,影集内有展示西湖名胜的照片20张。其中雷峰夕照、三潭印月、花港观鱼、苏堤春晓等,都是杭州西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景象。沧海桑田,历经数十年风霜雪雨,许多地方已成为今人追忆往昔的历史痕迹。面对这部影集,我当时只是出于喜欢买下,不想20年后,一位酷爱收藏的北京朋友对这部影集爱不释手,好说歹说硬是要以千元将影集买走,被我婉言谢绝。

这些年,人们生活更加多元化,对旧时社会生活也更加关注,老照片所特有的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渐为收藏界所公认,并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投资收藏领域。



津门购书记之十四

陆澄和王俭同朝为官,他俩皆人中之龙,学问博大精深。王俭是琅琊王氏才俊,读书破万卷,记忆力超强,不服气“世称硕学”的陆澄,经常诘难陆澄。一天,王俭问陆澄,“为什么崇礼门设鼓,从未敲击过?”陆澄回答:“江南建国草创,崇礼门周围都是茅屋草舍,如着火,则敲鼓以集众人,从未敲击,说明未有过火情。”王俭默然。有一次,王俭召集包括著名学者何宪在内的众多学者商讨学术。王俭发言时旁征博引,论点论据明确充分。陆澄待王俭讲完话,“然后谈所遗漏数百条,皆(王)俭所未睹”(《南史·陆澄传》),王俭叹服。陆澄这位大学者,就是要讲的被王俭嘲讽的“书橱”藏书家。

陆澄(425—494)字彦渊,南朝齐吴郡吴(今江苏苏州)人,《南齐书》《南史》有传。陆澄祖父陆邵,为临海太守;父亲陆瑗,官州从事。陆澄一人仕,即为太学博士。他历任两朝,刘宋时,累官至御史中丞;进入齐,因其博学,担任负责国家藏书,并兼任教育部门首官国子祭酒。或许文人相轻,王俭官高博学,又生于“第一家”,与陆澄在学问上屡有“商榷”,少能难住陆澄,这是因为陆澄“少好学,博览

“经典”,旧时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著作,如四书、五经等。现在,“经典”已经外溢到众多领域,出现了经典故事、经典老歌、经典电影、经典戏剧,等等。

有了经典,就要学习,就要运用。怎么学?如古人般头悬梁、锥刺股?这样子对待经典,肯定是能学到的,也是能学好的,然而过于受罪。其实,学习经典并不需要设置那么多关卡。且看经典如何诞生,便可说明问题。

以著作论。《道德经》可谓经典。它是李耳骑青牛准备出国时,在函谷关被海关关长尹喜半请半逼下一挥而就的。

以书法论。《兰亭序》可谓经典。它是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饮酒赋诗时所作。王羲之趁着酒酣耳热,将朋友的诗赋辑成一集,作序记述流畅曲水之事。这篇序被后人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

上述经典,没有一样是作者刻意所为。作者绝

无所不知,行坐眠食,手不释卷……家多坟籍,人所罕见”(《南齐书》本传)。

王俭自认为博闻多识,读书超过陆澄,陆澄对他说:“我向来无事,唯以读书为业,而且我的年龄比你大多了(大27岁),你年少时就开始执掌皇家政务,尽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然而读书未必比我多。”在文献记载中,二人在学问上有过多次“交锋”,陆澄每每胜出。《南齐书》本传还记载了一件事,一天,竟陵王萧子良得一古器物,“小口方腹而底平,可将七八升(酒),以问(陆)澄,澄曰:‘北名(北方人称之为)服匿(即酒器),单于(匈奴首领)以与苏武。’子良后详视器底,有字仿佛可识,如(陆)澄所言”,可见陆澄之博学。

王俭为何称陆澄为“书橱”呢?《南齐书》本传上说,陆澄“读《易》三年,不解文义,欲撰《宋书》竟不成,王俭戏之曰:‘陆公,书橱也。’”王俭调侃陆澄读书虽多,艰深的不懂,只会死记硬背,不能创新著述;其实不然,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,陆澄所著书有《汉书注》102卷、《地理书》149卷(目录1卷)、《地理书抄》20卷、《杂传》19卷、《述政论》13卷、《缺文》13卷,可见陆澄著述丰富。

陆澄的藏书和著作,最后皆由其子陆少玄继承。

对不会想到,它们会世代相传,会被奉为经典。作者率性而为,即兴而作,是在轻松的状态下完成的。

既然作者是在愉悦的情景下完成的作品,那么我们在欣赏时又何必太用力、太刻意?如果与创作者的心态同步,想来效果会更好。我们接受经典,不是因为它叫经典,而是因为

喜欢、因为热爱。只有喜欢的东西才能自觉接受,只有热爱的东西才能润进心田。读经典不能牛不喝水硬按头,就像打篮球、踢足球一样,参与者在球场上奔跑争抢,挥汗如雨,完全是因为喜爱那项运动。

我们可以膜拜经典,应当敬畏经典,更应珍惜经典,但却不必畏惧经典,视经典为鸿沟。相反,我们完全可以轻松地接受经典,愉快地享用经典。不要把读经典当成一种负担和压力,而要心底选择自己热衷的内容、感兴趣的话题,这样才能体验到快乐,咂摸出甜蜜。

## 「书橱」藏书家 陆澄

●藏书家故事

陈德弟